

为了明天收藏今天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博物馆使命与行动逻辑

Collecting Today for Tomorrow:
COVID-19, Museum Mission and Ag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潘守永

Pan Shouyong

(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内容提要: 2019年年底以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 全球主要国家因疫情管控而进入紧急状态。面对全球性突发卫生安全事件, 博物馆要充分发挥其作为见证者、参与者与行动者的社会角色, 结合各自使命和任务推进记录与收藏今天, 传播与传递知识与能量, 彰显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此外, 推进建立国家防疫博物馆也是此时此刻的重要目标。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博物馆使命 收藏 包容性 国家防疫博物馆

Abstract: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COVID-19) is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health security threat in decades. Wuhan was shut-down from January 21, Trump Circuit Breaker happened four times a week on New York stock market, and many countries are imposing much-needed restrictions to slow the spread of COVID-19 such as self-quarantine, closures and event cancellations. Museum of all kinds should take it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moment as a witness, a participation-observer and a social agent. Recording and collecting TODAY is built in museum's mission and vision, and practicing inclusion ideology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to show that museum is too much powerful and has been a place for everyon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how to conduct the special epidemic prevention museum in China

Key Words: COVID-19; museum mission; collecting today; social inclusio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useum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引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危机。《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

2020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我们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前世界”与“新冠后世界”》,甚至提出了2020年将成为人类历史的新起

点,即2020年的新冠肺炎会成为类似“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他为此创造了两个词汇即“Before Corona(新冠前)”简写为B.C.和“After Corona(新冠后)”简写为A.C.^[1]。这篇文章随后以不同的面貌在西方各大主流媒体广泛传播,已引起热议和关注。这虽然是典型的美式文风,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但此时此刻全世界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越来越肯定的是新冠肺炎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重要影响似乎怎么夸大也不为过!

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博物馆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专业优势,主动作为呢?作为社会的文化工具,博物馆除了研究如何应对疫情进而采取相应的开放与服务政策外,对于当下以及未来,它当然还应当承担“收藏当下”也就是收藏“第一现场”的职能,承担有关疫情防控的科学普及、文化传播的职能。

一、为了明天收藏今天:发挥博物馆的专业优势和社会职能

面对新冠疫情肆虐,社会尚未恢复正常状态,大多数人还在“居家隔离”“在家办公”,医院里仍有数万人在与疾病斗争,境外的病毒传播的速度甚至有所加速,“特效药”和“疫苗”仍具有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提出博物馆要为了明天而收藏今天,是否有些过于理性,有些奢侈,甚至有些残酷?

的确,博物馆如何面对灾难、疾病和伤痛,如何面对这些“难以言说的历史”,特别是正在进行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议题,也是一个涉及一般大众伦理和博物馆职业伦理的话题。因此,重申博物馆的性质和使命非常重要。不同的社会机构使命不同,承担社会责任、义务以及回馈社会的内容、方式也不同。任何社会建立博物馆的目的,都是为了历史收藏的公共化,在当代历史哲学中,历史既是完成时,也是正在进行时。博物馆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更是理性的社会文化工具,它的收藏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的社会性,博物馆没有自己的“机构私利”,它代表社会进行征集和保存,很多时候甚至

超越了政治和党争,当然不同时期的博物馆文化受到当时政治经济的重要影响和规范,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但这不影响它的公正性。

199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为了明天收藏今天(Collecting Today for Tomorrow)”。 “收藏今天”就是为了明天,这与当代史学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异曲同工之妙。2011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记忆(Museums and Memory)”,2012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处于变革世界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Museums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Challenges, New Inspirations)”,2013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Museums (Memory + Creativity) = Social Change)”。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教育与传播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收藏人类社会与进步的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博物馆发展和前进的最大动力,也是博物馆创造力和活力的体现。每一类社会机构均有自己的不同使命,博物馆坚信自己的存在与行动可以以建设性的方式改变社会,各博物馆从自身使命出发,致力于为社会发展服务,其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其赖以存在且精心保存的社会记忆和创新的结合上,博物馆以收藏记忆为己任,是社会良心的生产者,收藏当下的社会记忆正是博物馆的基本使命。

这次疫情警示我们,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博物馆既要保护文化遗产、保存历史记忆、开展教育服务和文化传承传播,也要变挑战为历史机遇,把握时代脉搏,一方面尝试科学知识普及和传播的新途径,另一方面要突破传统的观点和限制,尝试开展包括收藏与疫情相关代表藏品在内的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彰显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促进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活力。

对于一个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收藏什么以及如何收藏,传播什么以及如何传播,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专业议题和课题。如何从具有永久价值的视角,来指导博物馆进行征集、收藏与保存?对“物证”的代表性,事件的价值、意义以及代表性

等，如何判定？收藏正在进行的“事物”，尚没有时间的积淀，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认识之间如何协调？全球积极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社会服务功能，国内博物馆在与社会各界一起募集防护物资的同时，纷纷推出云展览、线上课堂等活动，并征集抗疫见证物等，博物馆人不但为当下提供热服务，也在为未来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2020年2月下旬以来，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浙江、四川、云南、江西、广东等多地博物馆公开征集与抗击疫情有关的各种见证物，征集范围包括请战书、倡议书、捐赠凭证、工作日志、小区进出证、登记表、测温仪、宣传横幅、摄影摄像作品、书法绘画作品等，捐赠方式为免费捐赠，对入选物品的捐赠单位和个人颁发捐赠证书，未入选物品将原物退还。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一级博物馆纷纷发布了征集公告，成立征集小组。不同博物馆的立足点不同，有的面向本省本地，有的面向全国和世界，综合各大博物馆的征集范围和内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征集范围

以实物、影像、照片、文字档案及艺术作品等见证物为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

- ① 各级政府、部门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发布的行政命令、通知、公告、倡议书等相关文件（原件）。
- ② 各级各类医疗单位抗疫一线人员（包括本地医疗人员及援外医疗人员）的医疗用品、文字记录、图像资料。
- ③ 各企事业单位、机构或个人捐赠的用以抗击疫情的基金及物品记录等相关材料。
- ④ 广大市民及各级机关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担任联防联控志愿者的工作笔记、工作设备等相关物品或图像资料。
- ⑤ 疫情期间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岗人员工作日志、图像资料等；各社区、街道防疫管控的相关文字、图像资料及有关物品，小区进出证、工作证、登记表、测温仪、袖章、消毒液喷壶、宣传横幅等。
- ⑥ 宣传抗击疫情主题的摄影摄像作品、书法绘

画作品。

- ⑦ 凡与此次抗疫相关的其他各类见证物。

征集方式

①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博物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② 征集均为无偿捐赠。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由博物馆负责征集部门初步筛选后，组织专家评估认定，对入选入藏物品的捐赠单位和个人颁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藏品捐赠证书，对未入选的物品予以退回。

③ 捐赠单位和个人须承诺为所捐赠物品的法定所有人或产权人，保证来源真实可靠。

④ 对于捐赠物品，需撰写简略的文字说明。摄影、摄像作品文字说明里包括作者、名称、拍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基本要素，实物文字说明包括所有人、来源、类型、质地、事件等基本要素^[9]。

首都博物馆是国内开展“为了明天收藏今天”最早且最系统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国家开展“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物资料”收藏的示范单位之一。早在2003年，首都博物馆就开展了抗击SARS物证资料的系统性征集和入藏工作，共收藏了2000余件物证资料，开启中国博物馆“收藏今天”的先河。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建川博物馆等收藏了一批与抗震相关的代表性实物，其中不少藏品被专家定为一级文物。

“2020抗疫实物征集”活动，已经在各馆陆续开展，评价这些征集政策与策略，主要考察各馆的实效，目前还为时尚早，只要与本馆宗旨、使命和任务基本一致，或者与本馆现有的任务虽不完全一致，但有利于形成特色收藏，都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征集工作初步完成之后，各馆还会进行一定的“工作复盘”和回顾性评估，那么，现阶段仅从更宏观的理论和比较的视角提出一些思考，供各馆参考和讨论。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征集工作主要遵循的是文物类藏品的征集原则，强调藏品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美学）和科学（科技）三大价值。这

个价值体系主要是建立在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等学科体系之上的^[9]。苏东海从当代博物馆的视角出发认为在三价值体系之外还应该增加了一条“稀有性价值”。自身无法决定多少，必须与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因此稀有、稀少或稀缺是一种比较或关系特征。物以稀为贵，也是各馆在长期的征集实践以及藏品鉴定实践中所不言自明的准则，只是没有上升为一般性原则^[4]。无论三大价值还是四大价值体系，都是博物馆“主位”或“本位”的征集思路。当代博物馆实践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征集思路，即社会文化本位，强调博物馆要更具互动性和社会包容性，强调博物馆要关注不同群体的声音，强调博物馆是一个日趋平等的文化工具。这与2020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与包容（Museums for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相一致。实际上，民族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在摆脱殖民主义的藩篱后，一直践行比较民族志方法与策略，基于常人文化（日常生活）和比较价值，将多样性与包容性结合起来。生态博物馆学和社会博物馆学也都遵循同样的学术理论。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区域关系档案（HRAF）以收集“世界文化”档案而著称，这些文化档案主要由两大类资料构成：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民族志）资料，一纵一横的交叉视角也是欧美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或民族志博物馆）的传统，如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等^[5]。这些博物馆中，民族志资料主要是处理“横向关系”的“活态资料”，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新博物馆学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发源，当时并没有“全球化的视野”，到了80年代开始“散枝”，特别是1984年的《魁北克宣言》之后，博物馆已经尝试打过去一现在一未来，对于“今天”的重视，使得博物馆更能融合所在的社会，对当下议题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6]。

萨利·普里斯（Sally Price）曾提出当代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四个基本模式，即强调藏品（物件）的美学（美感）；强调藏品（物件）的历史和背景；强调展示对象（藏品创造和使用者的自身观点；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当代博物馆的征集与收藏要将四者结合起来，称为合作型的博物馆模式^[7]。

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等也主张今天的博物馆更是一个社会媒介和交互地带，此脉络之下，博物馆要解决文化赋权与文化赋能的问题^[8]。王嵩山等对当代东亚地区博物馆在多学科视角下的收藏动向进行了梳理，认为不同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不同学科的思路与重点，以及地域文化传统和社群意愿表达都会成为理解博物馆收藏的指标^[9]。

以上理论及案例，都说明博物馆在收藏今天时应具有社会学和文化视角。

二、博物馆作为行动者：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发展

阐述新冠肺炎对中国以及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一个公共卫生和政治经济的大课题。大数据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主张运用指数的概念来解释人口和社会性流动，理解病毒的扩散及其危险性，以及疫情后续会带来社会影响。在各种数据之中，“每日疫情通报”是最受关注的，每日增长数，每地增长数，可以牵动所有的人。围绕这些数据以及其他经济的和社会的指标等，最近一个时期，网上突然流行许许多多算法，令人眼花缭乱，这是大数据时代和信息爆炸时代的“新常态”。数字时代，种种数目字对于擅长“实物证据”征集、保存和研究的机构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挑战。以往，博物馆的数字化多是围绕博物馆自身藏品的数字信息处理和应用，对于反映社会发展证据的各种“社会数据”还不知道如何征集、如何收藏、如何保存，甚至不能确定是否需要此项工作，更没有相应的方法学和操作手册。

借用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的“紧密型社会”和“松散型社会”的文化差异理论框架^[10]，来解读当前不同国家抗击疫情所采取的不同策略，阐述这种文化差异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以及解读当前博物馆行动逻辑，仍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路径（方法）。“国情不同”，也就是文化类型的不同，与抗疫的行动逻辑和效果密切相关。“紧密型文化”，如中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在应对危机发生方面显现了明显更高的效率，强调严

格的规则和秩序，对于拯救生命会立杆见效；而“松散型文化”，如美国、意大利、法国等，社会的动员和反应显然“慢半拍”。政府决策要经过充分的辩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有时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都偏重于松散型的关系，社会紧急动员需要借助舆论和公共空间，反复铺陈，舆论轰炸，凝聚共识。

这次国内博物馆的疫情实物征集也反映了“紧密型文化”的特点。初步统计，目前国内计划开展疫情相关实物征集的共有130多家博物馆，分析比较它们的目标、内容、策略以及方式，应该说大同小异。只有少数艺术类博物馆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征集原创艺术作品为主，以展览为目标，有强大的专家团队做后盾。很多博物馆并没有资金投入，专家团队也都是缺位的。如果以往没有经验，难免匆忙上阵，难以对所征集实物的代表性有充分的估计和专业认定，系统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但各馆担心疫情之后，各类代表性实物会消失迅速，而事实一定如此。类似新农村建设计划，一年之间，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代表性实物已经很难系统收集了。“文革”博物馆呼吁了这么久，实物征集是第一难题。

理想状态下，对疫情期间的“全貌性”记录，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所谓全貌性记录，就是对某一个群体、社区或者个人在某个连续性的时间段之内的全部生活，以影像、文字、声音等多种介质和形式，进行系统的翔实记录。征集活动是配合这些记录进行的，仅仅采取“社区本位”还不够，需要结合家庭本位和原有的单位制度体系。总体上看，以往我国博物馆从事此项记录与征集的成功例子，的确不多。可以借鉴人类学纪录片的做法，或者直接和人类学电影制片人合作，他们有理论有方法，唯一缺少的是实物征集这一环节。仅举两例。周浩拍摄的纪录片《高三》，整整记录了福建某县一个高三班级一年的生活和学习，单独看，每一天都是无意义的，无非每日辛勤读书备考而已，异常琐碎，吃喝拉撒，好像中国的中学生无不如此。但一年的拍摄，反反复复的生活细节，实则是“社会和文化有机体”的最好反映。人们生活在细节里，影视

记录回放之后，人们（包括当事人在内）才有机会“观察”进而审视过往的生活：一个无意识的行动者，在段段平凡的日子里，慢慢就赋予“生活”“生命”以意义和价值。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所说：人是挂在意义之上的动物，意义是通过仪式赋予的。这个片子的英语版在西雅图某大学播放的时候，所有的学生才知道原来中国的高中生是这样度过的，甚至称之为“恐怖片”。在中国某中学高二家长会播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家长、学生和教师，无不称赞其为“励志片”。当事人、作者以及影片的读者，在不同语境中，实现了复杂的意义互动。文化展示的目的，不正是要启发人们进行回望和思考吗？

第二个例子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冯军旗所写的《中县干部》，公开出版的著作比博士论文和调查报告减少了很多细节，但“实录”的内容，即干部关系的谱系和社会资本流动的“内源性”，令人“震撼”，其实这本应该大家都熟悉，这是中国县域政治的某种“常态”，为什么人们普遍表现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呢？这就是哲学家们说的：人类需要借助某个梯子来观察自己^[1]。试想，如果以此研究为基础，进行基层政治过程和社会资本相关主题的“实物”征集，一定会是产生影响国际的博物馆藏品专题。

以某一个社会单位（单元）作为整体，重在连续性记录的每一个局部，每一个细节，其所具有的力量不仅令人惊奇而又总是令人耳目一新。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则是常规的“民族志方法”中“生活史叙事”方法，也叫个人生命史方法。研究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也译为局内人观察）。这种策略可以更好地解决整体与局部、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危机社会之下，生活的表征会异于常态，生活的很多细部会加速反映，甚至变形，所观察到的情态需要做一定的文化还原和释读，这就是观察、记录与研究的整合统一。某种在常态下隐含/掩盖的因素，在危机社会中才会显现，对于观察者、研究者而言，这又的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时机。因此，博物馆

作为社会行动者既要发挥专业优势，更要借助更多的学科和社会力量。

位于美国华盛顿首府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也是关于灾难性遗产征集、收藏与展示的好例子。这个博物馆是“二战”结束之后很久才得以建立的，但收集工作特别是历史文献、口述史的征集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这里特别介绍一下那个著名的“小镇影像展示区”，这个小镇在纳粹种族灭绝中消失，但小镇照相馆中保留了本镇一些已逝者的生前底片，博物馆将这些照片全部整理、放大，密密麻麻地布置在一个顶天立地的空间里。和中国人一样，照相对每个家庭和个人来说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件具有仪式意义的活动，每个人都希望“留下最完美的瞬间”，并非生活的“实录”，但的确又是生活实录，这些生活瞬间，的确是快乐的、美好的。照片里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生命，都在快乐地笑着，其中很多妇女、儿童和老人。展厅的一角，展出了在这个小镇发现的一组（类似卡车车厢）脏兮兮的破破烂烂的鞋子，杂乱无章。每一只鞋子（因为已经找不到成双的）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任何观者都清楚知道鞋子是属于照片上的哪些人的。这些鞋子显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实物，照片是再现的过去，两个内容对比起来，才是完整的“阅读”。这个对比，令人震撼。

大时代背景下的每个博物馆也都存在“大我”和“小我”的辩证关系。2019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博物馆要扮演好其作为当代社会的积极参与者与实践者的角色，这是博物馆作为机构存在的大传统，也是国家的文化大传统。但每个博物馆又有自己的文化小传统，不同外部社会文化语境，不一样的内部流程规范和工作模式。博物馆作为社会或社区的文化中心、平台或论坛，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说法，但这不是博物馆自身的小传统可以决定的。“中枢”也就是“大脑”，类似于医学上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全身各处的传入信息，经它整合加工后成为协调的运动性传出，或者储存在中枢神经系统内成为学习、记忆的神经基础。人类

的思维活动也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产生各种心理活动，支配与控制人的全部行为。就个体而言，人的行动受制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就社会群体而言，博物馆可否作为整个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呢？博物馆显然还不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它至多是一个记忆存储器以及社会批判工具。

以本次疫情为例，博物馆既不可能成为主战场，也不可能成为场上的主力，甚至都难以进入主要的助力者群体，但博物馆显然不能成为“旁观者”，必须要成为一个主动有为的参与者。今天，博物馆正在寻找创新的方式来参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和冲突。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大暴发，牵涉各行各业，牵涉千家万户，博物馆以自己熟悉的专业方式，通过举办线上活动，促进信息流动和资讯交流，也促进不同群体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未来，博物馆还可以在疫情暴发的国家间举办交流展览，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激活这段共同的历史记忆，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以后的世界性交流与互动，创造条件，创造可能。博物馆今天的作为，其实就是在定义自己的未来，也在参与定义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中国博物馆有自身独立的历史足迹，长期基础薄弱，也供血不足，最近三十年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5届大会启动了重新定义博物馆的动议，主要因为如今的博物馆发展迅速，变化巨大，其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社会的要求要发生改变。博物馆不再是过去的静止不变的机构，当今它正在用行动重新定义自身，变得更具有交互性，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社区（社群）需求，更具灵活性、适应性和动态性。博物馆是创造力与知识相结合的场所。

上述有关当代博物馆发展与进步的理论 and 理念，听上去已经非常复杂，那么一个具体的博物馆或博物馆人如何才能成为主动的有为者呢？皮特·戴维斯（Peter Davis）系统总结了三种形态博物馆在实践上的逻辑差异，即现代博物馆、后现代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博物馆，特整理翻译为表1。

社会与文化之间是一体两面，还是互为镜像、互

表1 皮特·戴维斯三类博物馆实践的比较^[12]

序号	现代博物馆	后现代博物馆	新博物馆学博物馆
1	男性视角，男性占支配地位	两性平等，女性处支配地位	女性视角在陈列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现；妇女在博物馆中得到更多（更好）的工作
2	单一专业	多学科	多学科的陈列；博物馆藏品管理员掌握多项技能
3	数量	质量	业务评估；博物馆学标准
4	形态（什么？）	功能（为什么？）	陈列主题促进平等；研究的不同取向
5	权力等级	互动的工作网络	工作网络（内部与外部）和机构目标
6	个人	社会	社会参与；博物馆内的社会工作团队
7	封闭系统	开放系统	工作网络（内部与外部）
8	实利性的自我利益	启蒙性的自我利益	终身学习；完善的培训；利他主义
9	开发	保护	保护的伦理；再生利用，能源保护
10	个人权利	个人和集体责任	宗旨声明；博物馆工作人员道德规范和组织道德规范
11	对抗	合作	与文化领域中的其他组织合作
12	排外的	包容的	博物馆利用方针；馆外社会教育活动；社会作用
13	修复	防治	改变了的保存措施
14	短期	长期	制定长期工作目标；宗旨声明和明确的工作目标
15	独立的	依存的	博物馆之间的协作
16	物质增长	可持续发展	遵循保护伦理；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工作
17	竞争	共存	协作；组织间的合作
18	产品数量	投入与产出的质量	完善的藏品管理标准，包括收藏和陈列工作方针
19	传统的	未来的	新的发展趋势；社会和环境目标；新的科技
20	中央集权的	分权的	在地博物馆
21	占支配地位的文化	文化差异	赞美其他文化；包含其他文化
22	无限的物质增长	有限增长	保护的伦理
23	表现	真实	陈列的忠实与“真实”

为嵌入，有静态与动态两个观察视角。詹姆斯·克利福德曾提出博物馆作为交互地带的概念，交互也具有类似中枢的意义。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曾提出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镜像理论。这些理论和新观点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界有广泛的影响，结合阿帕杜莱关于物的社会生命史是物的本体组成部分以及杜尔干学派关于总体社会事实的论述，博物馆作为行动者、文

化中枢、文化中心更丰富、更饱满，比平台、媒介或论坛也更具内生动力。

三、是否要建设一个国家级防疫博物馆？

疫情发生后，有一些业内人士呼吁在武汉设立纪念地或纪念场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前副馆长陈履生呼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防疫博物馆。他表示，见

证新冠肺炎疫情和全国人民的抗疫努力、对民众进行防疫教育,以及记录防疫历史是设立国家级防疫博物馆的意义所在^[13]。此建议经过诸多媒体传播之后,引起社会广泛共鸣。

是否需要建立中国防疫博物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防疫博物馆?在哪里建设?在武汉还是更有条件的北京、上海,甚至广州?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论证的议题。

笔者基本上认同这个提议,一是中国地区缺少此类主题的博物馆;二是的确应该利用全国人民关注疫情的时机,启动博物馆项目;三是武汉、北京、上海、广州都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有了博物馆筹备机构之后,系统征集全国以及全世界的疫情见证物的任务,就可以提到议事日程。

中国对于灾害主题的关注向来较弱,绝大多数博物馆对于此议题缺少研究积累。要建设这样一个全新的博物馆,需要调动全国的力量。对比国外的

此同类博物馆,虽然历史较早,但一般规模较小,专业性的博物馆大多都附属在研究机构之下,还不是独立的社会性机构。最近大家热议的英国亚姆村瘟疫博物馆,更像一个专题的露天博物馆,或者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遗址类型。我国西部的某些麻风村,可以采用亚姆村的类型,但是,防疫博物馆需要另寻道路和方法。如今,在中国建设一个新博物馆已经越来越容易,但这主要是一般性的地方博物馆而言,专业性的专题博物馆一直发展缓慢。前文说到,2003年前首都博物馆率先开展对SARS疫情防治相关实物的系统征集工作,如今已有2000多件(套)的藏品规模。因此,如果要建设防疫博物馆的话,首都博物馆这样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地方综合博物馆可以先行一步,先从专题陈列做起,进而发展为专业展览和专题博物馆,也未尝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注释

- [1] Thomas Loren Friedman. 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 2020/03/17;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 [2] 各博物馆征集范围和内容等,依据2020年3月20日前首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民航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广东博物馆等博物馆官网所发布的“征集公告”整理而成。
- [3]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4] 苏东海:《文物消失论》,《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28日第2版。
- [5] eHRAF Archaeology. <https://ehrafarchaeology.yale.edu>.
- [6] Wendy Ng, Syrus Marcus Ware, Alyssa Greenberg. Activat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 blueprint for museum educators as allies and change makers.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2017, 42(2).
- [7] Sally Price. *Paris Primitiv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8]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 王嵩山:《博物馆收藏学:探索物、秩序与意义的新思维》,原点出版社,2012年;[英]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编译:《遗产、记忆与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历史、物质性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45—166页。
- [10] Michele Gelfand. *Rule Makers, Rule Breakers: How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Wire Our World*. Scribner Book Company, 2018.
- [11] 冯军旗:《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 [12] Peter Davis. *Ecomuseum: A Sense of Place*.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国博原副馆长陈履生呼吁建防疫博物馆:给未来一个交代》,新京报网,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3/05/699614.html>。